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十

元宣城貢師恭泰甫著

墓誌銘

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輝字文太本太原人世以武勇顯曾大父宏祖襲爵為金山西四路都萬戶國家既平河東詔徙太原十大家于河南始為汴人大父祐峻直不阿哈刺洪劉侯嘗請恭謀其軍事每指語僚屬曰此山西將家子不可犯也世祖皇帝在藩邸以南征還過汴因得上謁將大用俄遇疾卒父汝舟讀書通周易嘗遇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決意不仕自號夷門老人以君官餘姚贈文林郎南陽府內鄉縣尹妣羅氏孔氏皆贈宜人君豐儀美髯論議慷慨自幼端重不戲父喪能哭泣躃踊如成人他日昆弟以分財致訟君獨置不取奉太夫人孔氏別居棗林之南莊

且日就其兄文振与姊塔陳子中學焉久而家益貧念無以為  
養因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毅然諸生進退悉就規矩時人  
以謂夷門有子矣河南廉訪司聞之交辟為吏遠廣西檄先至  
君曰此必有知我者遂就辟會中使至宣詔百官跪拜聽讀畢  
復出帝師旨令具如儀君曰此人任事主上禮不可使者怫然  
而去人皆悚懼已而聞湖南北皆如君言臺臣嘉之遣酒饌慰  
勞部使者部使者首舉酒醕君曰微文太幾辱我君嘗以邊事  
馳白御史臺大夫阿思蘭少許可一見特稱异之未幾轉河南  
宣慰司令史復調廣西賊犯臨桂義寧從副元帥吉刺實思出  
師討捕審察形勢綜理兵政大捷以還因手書征徭事宜一編  
上之明年賊復至君以疾不得行兵遂敗主將皆被殺眾益賢  
君才辟掾湖廣行中書省尋掾江南行御史臺及格除文林郎  
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君至則東西道塗七十餘里橋梁數十

里皆治使完整夷好時州民朱氏子以分地奪于強宗僧善能  
以侵疆壓于豪民皆數十年不能決者君一旦決之由是他縣  
獄有疑郡輒移君識山陳陰壽二私盜事覺殺其幼子以詆官  
兵嵎縣屠禮二妻為外家誘賣而蔽于富人新昌夏子興惧罪  
自毒誣有司掠死案牘忒錯歲久無驗君片言之間莫不引伏  
郡中號稱神明禮部侍郎奏不華來守越首正經界請君計事  
君曰寬容慎密民必輸情而盡寔嚴急苛暴人將畏罪而生姦  
守大喜曰得之矣遂以州委君，領檄即出宿官廨執事者持  
文書環左右常千餘人日唯一起居太夫人還坐夜分猶報朱  
墨稽勾不絕疲精竭神鬚髮皆白既代二年而後成為田五十  
五萬三千七百畝田一區印署盈尺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  
四十六萬三千有奇畫之為流水冊次之為魚鱗圖類之為堯  
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謂之鼠尾冊又總凡六千二百五十

詭名自陳而得實者六千七百餘畝站戶既迷而得復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畝因而息訟者七十餘家綱舉目張秩然不紊行之數年廉訪使董公用其法頒之屬郡于是浙以東人無大小頌劉侯不絕口矣始君之承命于守也貧民大悅富者咸戚戚不樂覬罷其事君卜之神不吉曰吾知恤民而已焉得聽命於神乃移植小柏于治事之庭祝曰事成否當于柏榮悴占之屬時亢旱而柏鬱然以茂後人愛之如甘棠遂名其堂為瑞柏學士大夫多咏歌以頌美之行省行御史臺為君才當被顯擢累上其功不報久之以選授儒林郎松江府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民多豪強輕于犯法所謂三甲五甲嘗再擬為亂尤號難治歲輸粟三十万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田額重租耗民多閉償中產之家歲一當徭即破蕩無幾姦吏乘之役法大壞君始至嘆曰何以使吾民至此極也因出藍田呂氏鄉約期望

率父老子弟會坐學宮講行之升降揖拜彬彬禮讓皆樂生自愛交相勸戒莫違君令而君亦知其民之可使也乃令自議其力而定其役之下上初役田四十八万餘畝後逸其半不數月悉復其舊且長人高昌二鄉土宜豆麥而使輸杭稻民甚苦焉前丞鄧某力言之雖幸改科而江淮財賦猶徵不已君具白大府得如請而向之所謂重困吾民者亦會詔免于是民始無愁苦嗟嘆之聲矣他如學校課講勸懲之篤常平義倉歛散之宜舍館津梁斥堠之治賓燕禱祠迎送之謹凡其職分之當為者莫不盡心而効力焉居歲餘有太夫人之喪號慟幾絕縣人為之罷市而甲民嘗以頑獷被罪者亦拜哭來祭却之則更哭曰我小人幸教我得為良民今見拒甚是終絕我也君察其誠進之復叩頭謝去君欲奉柩歸河南遇道梗不果邦人士遂相率入錢買地留葬于千山壽安寺之東岡復祠君像于肇嘉浜之

普濟寺踰年除奉訓大夫戶部主事不赴御史臺以江淮盜起且遣使請君問計亦不赴終喪改知紹興路餘姚州事命下之日州民喜相告曰我侯復來矣老幼扶携絕江迎謁者相屬於道既視事得末疾民之禱祠候問者日數百人病久不差遂投牒致其仕將歸休太夫人之墓庐州人士流涕持不可逾旬病革且瞑猶瞪目曰吾志未嘗不在餘姚今若此吾其負吾民矣言訖奄然而逝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有四日也享年六十一明年夏六月廿六日附于太夫人墓左娶汜水陳氏封宜人有洙德子三人長俊民博學能文章次天民次靖民皆侯謹善學女三人長適衢州路江山縣尹濟南魏邦凱次適湖北廉訪司書吏許州左孟澍次適燕人孫鎮而淮博運鹽使司副史守謙之子也君平居服食儉素而賓客造謁必盡醉極歡乃已出入戶庭不失尺寸之度少暇即屏居默坐意度深遠莫窺其際每

語學者曰朱子小學一書魯齋教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循序而進不甬雖讀万卷書亦奚益哉君所至務以德教化民轉譬曲喻不施鞭朴而人自畏服設有呼召具揭姓名門屏間皆至如期與同列論政不直輒赭容力爭如仇事已則翽々和好不啻兄弟骨肉然間在出外書問太夫人無恙外未嘗及家事嗚呼君歷掾臺省不為不遇所至公卿大臣爭相推挽御史部使者章薦累數十人不為無相知者然卒不能盡君之用以展君之才使回翔州縣陸沉下僚以死獨非命哉昔者某之為紹興理官甚幸與君同事及校文江浙則君職受卷故相好為厚比來吳中又得太常博士危君素所撰餘姚經界圖記翰林應奉張君為上海德政記讀之知君行事為甚信因俊民之請銘用不復辭銘曰

墨屎選輒秩何超也魁壘卓犖汨下僚也眾皆蹠々獨儼々也

癩忠砥孝玉雪標也規仁矩義化旋茲也往者作則來者教也  
廉用弗張聞孔昭也匪嗇其疇裔之紹也琢石刻文示不怙也

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潘積中墓誌銘

華亭潘叔寬間携其孫立本泣拜請曰洪止一子世英為福建  
道都元帥府奏差不幸死于盜此其孤也先生辱賜之銘則世  
英為不死矣余御使過吳聞吳人多稱望雲翁讀書有隱德又  
數見其歌詩及是乃知望雲為叔寬遂不復辭按狀君字積中  
幼机敏姆抱侍父側聞人談論輒解意少長強力學尚尤喜讀  
史或遇悖逆不平則切齒怒罵如身當其時叔寬治家嚴雖一  
子顏色不少借君亦朝夕應接無子弟過或勸為吏曰吏治文  
書刻淡不可為儒官則又曰有師道焉非吾職也久之始用御  
史荐隨牒至閩南會旱方雨副帥伯顏令賦喜雨詩操筆立就  
僉憲馬本初聞之亦試以鏡中梅花詞意清婉尤稱賞之遂得

補用君喜曰是役雖微將命往來庶可行吾志乎聞去大府遠  
驛傳尤苦使者暴橫食贖猶榜吏必慙所需乃去君數往來一  
無所取他日中使至驛吏具白故獨無君名府中咸稱之故  
凡有遣必先君汀寇林頑斮官道蹂躪鹽場煽毒齊民君悉釋其  
註誤復業者一千三十戶興化賊陳君信起仙游鈞結洞獠大  
掠遂陷城邑帥府分遣經歷高本道督捕選君從行初官軍以  
斬首差次論賞致有戮平民以為功者君力爭曰賊強民苦脅  
從非本心也且多殺徒堅賊心請往喻之高君問從兵當用幾  
何君曰吾行布宣天子威命在德不在力也即單騎直抵賊壘  
反覆慰喻皆感泣縛其渠魁以降復業者一千五百戶父老鄭  
天錫儒生洪希文率眾上書請留為令莆田縣民董安亦以君  
行境無擾請如儋游郡監佐爭詣大府白狀留贊郡事帥府錄  
其功上之中書省憲府覈其實上御史臺且移浙東僉憲王公

復驗事既顯白久皆不報或謂功多賞後無以示激勸君曰小  
臣盡職人不知固當初江淮賊起不兵守閩君寔董之左丞老  
老鎮江東遣使起閩上兵使者露刃引弓以威脅君曰吾受  
命守閩兵一轉足則閩危矣且軍中知有元帥令不知左丞檄  
也使者厲聲曰汝不畏死耶君張髯引頸曰誠不畏頭可与兵  
不可与使者還白左丞嘆异久之海寇作諸郡分募海舟興化  
戶居多君比行吏前縑豪家巨艦匿海島悉以小漁船應命君  
立賞使首寔得大船二百艘餘盡免放泉舊有水門議者慮為  
寇利遣軍督塞之商船貧于私稅奸黨相和咸言不便且密賂  
君求免君曰水門塞誠非若等利不塞寇由此入焚室庠掠婦  
女寶貨若等獨得安乎門塞泉果無虞胡兵戍泉者以糧絕致  
受郡吏多被賊辱望見君曰潘奏差在仙游嘗善遇我不汝害  
也城福州吏私官錢輒取人墓石莫敢誰何君行視城見石刻

某氏者問吏具服盡以石歸之民益感悅君行事寬厚大率類  
此福寧州餘寇未平復至同安募義兵航海會捕有報安溪賊  
已昨縣境君益治兵弗為動後五日賊突入縣廨君坐不起手  
刃罵賊不絕口遂遇害至正甲午六月三日也年三十三後若  
干月以其遺歸柩于干山望雲臺先墓之側娶瞿氏先十年卒  
再娶王氏子一人即立本瞿出也端謹善學克世其家余聞爵  
不稱德者其後必大若其不在茲乎銘曰  
死也為君生也為親死安于生寧殺其身嗚呼小臣而克成仁  
墓祠適新昭茲刻文

義士周光遠墓誌銘

周君諱顯字光遠世居華亭之干山曾祖楫祖恕父文仲皆不  
仕君少負奇氣美夙度涉獵經史間喜神仙道士之學游龍虎  
山禮天師因給事其府久之慨然曰吾以孤身遠去父母將誰

養乎遂謝歸踰年而丁父憂哀毀骨立葬祭有禮三年不與燕  
樂鄉里咸稱周氏有子矣君既終喪益自樹立養母孫氏尤謹  
君所居里歲輸官租四萬石其民困于重斂前多負逋慢期君  
具為約遂無敢後者縣令柴君詣府白事張侯顧問曰汝何以  
使民皆信從耶令曰此縣民周光遠教我也會大水侯懼吏雜  
署灾狀無所徵驗密語君且報盡得虛寔部使者復驗信侯益  
賢之其秋民大飢君盡出積粟賑其鄉人活數千人法當補官  
竟辭不就兩浙鹽運司更定各場鹽戶運使張士瞻至府聞君  
名召至幕下與計事差次下上各不合意延祐初詔遣平章章  
閻經理江浙田土令行急趣使者悉召諸有田家詣庭下盛氣  
臨之人皆駭惧失色莫敢仰視君徐進曰明公不欺孰敢欺  
公愿少假辭色使得自盡則民信田無不寔矣使者雖悍暴亦  
嘖嘖稱善不已江南創行包銀法省檄已下府君謂銀非土產

一受命則民困極矣率父老擁使者泣拜使者感動為白相府  
會詔罷而止朝廷購銅為佛像府將分科吏並緣為市君復率  
市民力爭之亦得免吳松江故道塞水溢諸郡詔所司開浚御  
史臺分官督視僉事范君素知君才請問方畧君取方尺紙為  
圖指畫形勢甚悉畢事御史舉酒勞曰是役也爾與有力焉先  
是府監守性緩急不同少忤即推案上馬去會宣撫使行郡有  
奸民投間各為給狀訴二侯受賄不法事下嘉興守杜侯覆治  
君曰父母有過力當力諫今侯以論政不合使姦民迎合詆誣  
而吾徒坐視不顧設不幸中計奈何遂趨二侯備論所以皆感  
悟痛自責相好如初杜侯聞之亦抵奸民罪君平居如無能者  
及聞義則奮不顧事長姊恂、唯謹弟昌先君十三年卒撫其  
孤如已子交夕交接媼族御奴隸內外各愜其意鄉里子弟有  
失學者則聘名師教之故人皆林、興于禮讓或有小過更相



勸曰周君聞之得毋不我直乎於是羨殺日起而上下翕然稱  
譽不絕口矣君嘗以捕蝗跣涉得軟脚病往而劇泰定二年  
十二月廿一日竟以是疾卒享年四十八明年某月日葬于所  
居山之北麓娶同郡張氏有淋德子二人瑾璞皆績學踵行克  
世其家孫三人同生德生道生至正甲午余以使過吳會時君  
卒已廿九年而瑾死亦四年矣璞走謁泣拜以郡人王澤狀請  
銘乃畧其文而銘之曰  
聞羨而勇不謀于人好仁而公不私其身江流既清原田既均  
惇、匹夫与有令聞孰食其報在子与孫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君諱柯字拱之朱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某始自建寧徙居華  
亭君幼穎悟姆抱侍父側聞人語即解意与群兒嬉戲常莊坐  
如成人既冠益勇于學日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禮記各誦

數百過遇有疑輒咨先生長者質問辨析必得其義乃已夜則  
徧閱諸史百家之書至忘寢食飢渴君外甚臬易而內寔嚴正  
雖終日歡洽未嘗有違禮故居家庭接賓友冢鄉黨遇姻族無  
大小疎戚皆畏而愛之里中事有不直悉詣君取決君出片言  
折之止不各當其意間有歉于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不才慎  
勿令朱君知也君家無餘財而好周人之急甚者罄所与無吝  
色君嘗謂士不通經不足為學故其家子弟皆明經篤行循、  
有禮節君性雅曠嗜閑靜晚益治圃于居之西鑿池疊石築堂  
其上曰時春構亭左右周以花竹風晨月夕則巾車画舫飲酒  
賦詩或緩歌長吟或投壺彈碁解衣岸幘諧笑終日仰天長吁  
人莫窺其際也至正三年冬十月感微疾飲食臥起如平時十  
二月五日召其所親愛者語至夜半曰吾与君等別矣遂憮然  
而逝年四十有七娶孫氏子男三人長靈次熙次雙駙女二人

孫男一人田孫以是月廿四日辛酉葬于白之原既十有五年矣其子熙以鄉先生沈存狀來請銘、曰紫陽蒼、道久弥光葉大枝蕃散于四方華亭之裔適當四世潛德弗庸蔚有奇氣如彼榭榭弗棟弗梁如彼椅桐弗蔽弗張天賦之秀宜畀之厚胡嗇其祿復禡其壽子孫說、戩穀甬臻我銘有徵視此刻文

貞素先生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卒踰月已酉葬於侯竹鄉千山之原茂子慶孫狀先生世系行寔來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銘敢以其孫於菟請師泰游吳楚間久高先生之行遂不復辭按狀先生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諱鸞者在唐中葉自閩之霍童山徙居溫之許峰沒而為神有驅厲捍患之功祀久不絕其族益蕃衍若文肅公叔

遠文恭公函皆其後也宋宣和中十八世孫景侯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侯生某、生從龍從事郎監行在省倉從龍生潤之承信郎幹辦平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先生、于咸淳壬申三月廿八日丙戌早孤鞠于母謝氏教之成人則從祖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悟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某公鑿吳松江先生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填濶成隄之法公甚德之已矣丁母艱哀毀盡禮服除以大府荐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与之文章辟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嚮、求官者比耶即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尤喜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常清淨曰窪盈曰厚堂曰古齋蓋於是超然有所得矣晚益治圃種花竹日与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樂醉即湯歌江左諸賢詩

詞或放筆為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納屨願交平居于姍族鄉鄰調恤惟恐後尤篤于友義若文士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飲食之死則為治喪葬罔不曲盡其情為學者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歌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仲弘為之序先生外和內剛寡嗜慾年八十有四夙日清美猶杖屨閭里間鄉人士愛敬之皆迎謁環擁欣有喜色牟公成甫嘗稱其志尚清素有司馬子長之夙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亦謂其尚氣義樂閒退皆足以知先生矣夫人河內李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保諱曾伯之曾孫先二十年卒子南永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女五人長適上海瞿天祐早卒繼室以季女次適嘉定高伯顏次適常德路達魯花赤火魯忽歹封大興縣君次適同里陸泳孫男三人長駒虞早世次於菟幼彪曾孫二人俱幼銘曰

振鐸之封氏別為宗曰甌曰甌自南徂東有偉先生 下缺

題缺文缺約數行

上輒感額不樂遇斷梗浮直即親持以歸鴨鷄羊豕之畜非賓祭不妄殺其存心愛物如此而好善樂施雖累千金弗靳也至正丙戌郡城火延胤居宅燬士抱神主祭器去因輒歎先祖以義名門今將營居室願里中纍纍露處於情獨能已乎乃亟發廩以濟災者復曰義塾先志所存尤不可後也更即故址大作新之殿堂門廡弘麗邃嚴中像燕居傍列配從尊壘爵洗之器皆範金而為之聘名師設教如初遠方負而來者給葦札衣食朔望率諸生行釋菜禮楮楮揖讓視昔加盛焉立義莊以贍父母妻三族月給米鈔歲給布帛冠婚喪祭助各有差人有病者施以善藥死無斂者槥而歸之郡環水皆橋梁多處士創大者費鉅萬若渠堰道路宮寺与凡役于公上者必無不力先之東

岳祠歲久就圯間過而見之曰吾施于人或庶幾矣神其可緩乎乃建大殿堂廡闡東西門中甃露臺周繚以垣像繪之設穆穆乎其有容民吏禱禳者始有所嚮矣處士天性孝及執親之喪哀毀盡禮歲時祭祀設父母遺像奠哭如始喪時兄某卒撫其子若孫猶已出奉幼姑甚謹厚奮橐以嫁之居家嚴遇子孫不少假顏色與人交無妄言久而益敬晚頗好浮屠學創萬竹山房居禪衲為方外交又築堂于屋舍西偏曰愛閑蓄古法書名畫周彞漢鼎其中日泛賓勿觴咏以相娛集乙未冬十月朔某日語家人曰今年六十有三吾當歸老萬竹矣乙巳疾作命子孫治後事正坐脩然而逝容貌三日不受處士生之年為至元癸巳月為丁酉日為壬子以卒之年十二月庚午葬于縣西集賢鄉集賢涇先塋之側夫人呂氏有游行子男三人長文舉次文彥忠翊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次文德孫男五人願

蒙益大有中孚女三人孟貞適俞珊竹台安貞適陸鑄皆仕族居貞幼既葬之四年其孤某以士人陳亨道狀泣拜請曰昔曾大父之歿巴西鄧先生為之銘今我先人卒葬已久宜銘者非先生乎銘曰

維富與義孰克取而比維處與出不可操而一發于身不斬于人晦于時不憚于施維墓有刻式昭爾德

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著字澤民其先大梁人幾世祖權官至某處提刑扈宋南來生子振仕通判累贈朝請大夫始占籍嘉興烏振生行恕以父澤入官後知寧國縣行恕生誨入國朝以選教授郡儒學誨生達嘗長幕涇縣達生四子長應同韶州路經歷次應定饒州路儒學教授次亨衢次即君也君八歲失父鞠于經歷君既長使習吏事曰吾家世業儒吏非吾習也遂從仲兄偕受易書

于竹岡葉先生先生歿再從吳朝陽氏授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已而嘆曰是果足以發吾志耶遂北走京師游于公卿論議英發聞者莫不聳敬時大臣有羅致館下者其勢熖薰灼不喜人忤意獨直君言數引荐之久而益驕繼以顧藉君曰太橫弗去將及于禍遂拂衣歸翰林學士黃潛卿禮部尚書王師魯罔子監丞陳衆仲及在朝諸名臣相率為歌詩以壯其行既至杭丞相府以常選俾錄廣德儒學三年士論歸之改諭銅陵銅陵阻山帶江地僻陋學校久廢不治君至則葺宇舍築垣墻創弼高亭延名師碩儒以教子弟踰年以內艱去居喪悉遵朱子家禮屏浮屠不用郡人賢之服除調烏程始學田不滿百而餼士常數十不給則往、貸諸人君曰茲大縣不當爾乃率好義者益買田二百畝建尊經閣大作新之平章三旦八公董師吳興察君材署郡幕府力辭因留正郡學其講道

設教悉取法安定胡先生學者翕然向風是歲貢春官者四人一時得士之盛東南諸郡莫之先也既代辟浙東元帥府史君辭不獲至則歷陳軍政得失時雖不能盡用而用輒便于民凡遣兵餽糧幾數十萬無敢慢期者于是府中諸史皆歎服潘君為不可及君間使海寧行御史臺方留為掾檄至而君已病暑暴卒吳君學有源委善歌詩屬文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事母舒氏周氏克盡孝其兄經歷死養嫂氏撫諸姪曲盡其道處宗姻以睦遇僮僕以恩性不嗜飲而客至必盡歡乃已平居恂恂若不能言遇事則奮然不顧嗚呼君負才氣個儻若此自謂功名可以立談取乃今回翔偃蹇沉滯下寮終不得一展其志亦可悲矣雖然孝友行于家忠信施于人以布衣而傲視王侯之間生有令聞死克善終又何憾耶君生于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卒于至正十八年六月一日夫人石氏有

賢行先君兩月卒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于海寧州坡彭之  
原子男三人長興仁次興宗次興祖女一人尚幼予以摠漕閩  
南道出海上興仁數過予泣拜求誌其父墓及還至杭則猶請  
不已遂為銘曰

君才黼黻標玉雪孰儼其華儔比潔履斯為順施可烈士以璋  
合環以珎翼角之全齒足缺超光越景困羈紲彭湖渤溘山截  
業墓門鏡珉堅婉鐵吁嗟潘君名不滅

孫元實墓誌銘

千山之陽泖水之濱有隱君子曰孫元實諱華號果育齋其先  
出吳長沙桓王富春人也十世祖德侯唐季為侍御史遭亂避  
地永嘉始為永嘉人曾祖夔宋郡馬娶趙氏父處仁娶朱氏來  
松江生二子又為松江人君生之夕母夫人夢一道士豐儀美  
鬢長揖而進曰欲得托身夫人家可乎覺而得君領下猶有鬢

在君幼穎悟異常兒授之書隨口成誦年十三肄業郡庠時翰  
林學士張周卿方出為守朔旦課諸生春陰詩君操筆立就其  
結句云柳花只在斜陽外不肯分明過小橋守大稱賞之及長  
通經考史于百家諸子無不考覽尤好岐黃氏之學常畜善藥  
遇人疾病雖小家亦往治之巨室貴人禮一不謹雖餽以千金  
終不肯一顧三荐為醫學教授皆不赴未幾有旨待詔尚方以  
母老力辭江浙左丞張公某論君才行卓異不當流為醫請署  
史庸田又不就與母同弟居內外無間言既死撫其二子皆使  
有成君好候潔戴折角巾衣鶴氅衣望山臨水步趣翛然或着  
紫紵袍束帶佩玉騎馬行市中人爭隨觀之年幾八十而肌膚  
猶若冰雪其所為詩歌流麗清遠意出天巧絕類王維孟浩然  
所居闌小閣中列古彙鼎法書名畫焚香靜坐終日書非佳墨  
熟紙不作飲饌非精潔不食士非賢不與之交也君生于某年

某月某日卒于至正十八年六月一日將以明年十二月十二日葬于縣之候竹鄉居里之傍娶林氏生三子長程廣德路建平縣儒學教諭先卒次穆次積女三人其長二人未行次適華亭周瓌孫男二女四至正丙申秋予客華亭一見如平生歡問握手語予曰不意離亂中得與公遇我死公能銘我墓乎明年秋予將使閩廣積衰經走錢塘泣拜請曰先君死將瞑猶願預言銘我者非貢公不可君言若此銘其可辭銘曰  
珠玉雖瑀不掩乎水畧空青鷺鳳雖靈不嫌乎鷗鷺潔清君子華亭得見斯人

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丘君墓

誌銘

至正十八年秋詔遣使經畧江南明年春論次東藩之有功者上之朝于是江浙行省理問官丘楠進階朝列大夫父世榮贈

奉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理問官樂清縣男再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母黃氏項氏並河南郡君既受命適予使過海上楠以福建行省都事某狀來乞銘按狀宣慰君字仁里其先福州人五代末因避亂徙居永嘉平陽州之儒立里曾祖某祖某故不仕父慶祖承務郎漳州路總管府判官君儀觀竒偉性倜儻少孤能自樹立讀書涉大義事母吳夫人孝二弟如山富孫皆幼君善撫教之及長慨然曰世多以分財傷骨肉義吾不忍為也盡以先人田宅遺二弟別築室以奉吳夫人夫人有母馮年老養不給心甚憂之君察其意即迎奉以終其身嫁四妹皆得所歸每傷幼喪其父觸事輒愴然興感因即近里剏寺日報恩立祠其中買田度僧以供祠事君好善樂施雖傾財無所靳急人難忘其身之危也人或有所出斤言折之無不憫解故鄉鄰事少不直輒相

告曰吾何爭質之丘君足矣君平居絕口不言人過人有一善則嘖嘖稱道不已君生于至元某月某日卒于元統甲戌八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後三年為至正七年九月廿三日葬于前倉嶺薦舉御清華山之原子男二人長杞早卒次楠由工部奏差從軍有功累遷至今官能謹身持法以贊藩服人多賢之女一人適温州錄事判官鄭先孫男二人聰生元童女一人幼

銘曰  
於淑郵施孔周嗇其酬嗣茲顯被郵典羨則行清華封坎其宮昭令終

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

浙東宣慰司都事舒莊狀其友張君元禮世次履歷謁予於甬東慈濟寺之舍館曰莊與張君居同郡學同師而又情相好而不幸死且葬矣墓未有銘敢以其子椿請按狀君字仲和竹居

其別號也世為越州人宋寶祐間六世祖某徙明之奉化再遷而城居曾大父燁大父均父文勝俱隱不仕君幼而敏悟長好讀書從鄉先生許山心授尚書累薦不第因授徒昌國之翁洲書院至順初陝西飢令民有能入粟者以次受賞君聞之慨然曰古之人嘗有粟致位公卿者矣吾何嫌願吾行何如耳遂傾所貯入之官得蘆花場鹽司管勾既視事知豪家專務括剋貸私錢不數月輒沒入人工本而場官又用大量收民鹽取其羨抵大家租小戶殊不聊生君嚴為令禁止之課嘗窳于諸場嘗遇旱有司禱不應君齋潔祀神海上雨立至秩滿調江西萬安縣灘頭巡檢先是寨兵豪猾不用令稍忤即相率為紿狀排去之君居數歲帖然化服大獠蕭八反番禹君以調從征多克捷大府上其功未報會有遣解馬赴京師當大暑行數千里無一死損歸代授進義副尉大嵩場鹽司丞君至則政益修民用



現存集卷十  
三  
悅服乃出錢建嵩江書院聘名師訓其里人期望舍菜後升堂會諸生講論道德士民至今思之歷兩考授保義副尉江浙省富藏庫使處心廉平其課自裕至正己丑春丁母夫人范氏憂居喪三年未嘗出門戶晚築別墅于月湖之濱未幾改敵武校尉温州路都稅課司大使不赴歲癸巳以昭信校尉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致其仕一日頽諸子孫曰吾仕雖不顯幸無大過今老矣將闡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創義廩以食宗族之貧者汝能成吾志則庶其無憾矣明年甲午正月十五日以疾卒又明年正月甲申葬于鄞縣陽堂鄉官棧之原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至是壽七十三矣君天性孝輕財好施居鄉鄙恂恂有禮於諸子百家書無不博覽尤精于管鄆氏之學葬地其生時所自營也娶高氏繼姚氏子男二人長即椿次桂先卒女二人長舜英適郡人高傳次舜華適上虞縣儒學教諭朱矩孫男

四人熙慶元路儒學錄次黨次薦次勲為桂後嗚呼君子懷抱才器猥居下寮不得一展所學以終其身而無怨言固已難矣况能勉力行以求無愧于其職哉若張君者謂之不賢可乎是宜銘之曰

績學砥行維士選也陸沉委吏亦何愧也不愧其心取之踐也雖嗇而豐胤方衍也築宮于嵩文教闡也慶流蠶涌昭厥善也徵詞垂休視斯琢也

贈承直郎國子監丞鄭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冬予以總漕陶廣使過餘姚江浙行省郎中劉君仁本張君啓原理尚立君楠皆乞銘其先墓余既辭不獲及至四明則負外郎鄭君文寶復以福建行省都事高明狀來請其父贈國子監丞君銘余方媿前所著文粹之不暇擇今已治行其暇為之乎明日遣其弟守仁來請又明日監察御史周君廉

亦以書來趣乃節其狀而叙之曰君諱應先字復古其先為閩  
著姓五代時以朱文進之亂始來天台三世至承務郎維明遂  
築居黃岩之天長街傳八世至琳有孝行通尚書登宋進士第  
於君為曾大父琳生世仁候戩即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于君  
為大父世仁生希欽博學能文章福州桂陽縣主簿累官宣義  
郎則君父也宣義年五十生君生十四年而宣義卒母陳氏  
亦相繼歿君居喪能哀毀盡禮葬即廬墓讀書益立志自樹然  
性好施有所積輒以予人凡宗戚婚喪分財給助惟恐後歲丙  
午丁未大侵君与夫人杜氏謀曰鄉里飢餓若此我輩不委溝  
壑足矣其能坐視弗救乎乃傾粟以濟之未幾官行賑助法吏  
知君力已竭將議免君曰前者私恩耳今法也其何辭遂鬻資  
產以應令自是家日益廢所遺者書數千卷甯然客至犹治酒  
殺燕飲無虐日重幣聘名師以教諸子嘗曰汝等能力學不失

為儒者貧庸何傷君平居行事務盡其心而已故雖不必人知  
而人亦未嘗不知君也君生于元貞己卯十二月十六日卒于  
元統甲戌三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以其年十二月三日葬  
于方山壕麓祖塋之側癸二十年以文寶貴贈今官階承直郎  
杜氏贈恭人子男五人長天祐次即文寶次天偉次守仁游京  
師有詩名次文定女二人孫男十三人女五人鄭氏凡十一世  
皆葬于州之方山其庵曰奉思則扁于宋丞相謝深甫其井曰  
孝義則杜清獻公範之所題也文寶復能以聰敏剛介贊襄藩  
省以有卹恩何其世澤之甚遠耶銘曰  
方山如矩有堂有斧傳十一世維君之字閱其幽光令德攸緒  
命自天錫爰作石語

黃詢饒墓誌銘

黃詢饒名寬福寧州翁潭里人也家世氏族有故譜載春申君

歌至其大父汝慈凡三十餘世歷、可考父芝生二子長容次  
詢饒也詢饒性耿介少知自重不妄與人交寡言力學累薦不  
第益刮磨為古文家無擔石之儲而能怡其親及其兄故一州  
人皆高詢饒行自以為不及壬辰兵亂詢饒避遷他所及歸盡  
失其故業又連遭父母兄嫂之喪貧不克葬遂憂感以卒寔至  
正辛丑十二月某日也詢饒年四十四不娶無後州人表叅政  
聞而悲之曰吾州賴有黃先生不幸絕矣我不為之歛將何以  
慰其死而勸賢者乎乃買地治葬于石輦之陽以明年六月甲  
申遷詢饒柩并其四喪而合葬之于是州人士嘖、益賢詢饒  
而義表君之為也宣城貢師泰過其州詢饒友人陳興祖張浩  
來求銘、曰  
命孰使之窮身孰使之凶孰豐其行而嗇其逢孰茂其初而遏  
其終謂天夢、孰義其封

東陽曾君墓誌銘

連江縣東行五十里為鑪峰又東十里至于海高者垠嶸嗒呀  
低者斥鹵沮洳民尚耕漁窳號窮僻予被命北還道過其地見  
四人者素冠麻衣拱立道左問之則東陽儒澤里曾氏子也既  
止客舍則復拜曰勝等不肖不幸先君死且葬矣惟是隱德下  
里名弗克彰願得大人君子賜之銘庶歿存有榮耀焉謹以里  
人林元亨狀請予哀其言之戚也乃為次第其狀曰曾氏之先  
浮光人自唐末避亂來居于是子孫世業儒因名里儒澤君諱  
賢字希聖曾祖諱若晦宋儒林郎祖諱同父諱壽君生九歲喪  
父能自樹立事母以孝稱久而家益裕君長身候髯儀狀魁偉  
讀書候行居家庭有禮節遇宗族有恩義好施予耻言人之過  
設鄉校以教子弟之來學者隣里事或不直得君片言即謝去  
故一邑之人皆稱曾君曾君云君先娶黃氏生二子長即勝次

曰廣再娶姚氏亦生二子曰回曰忠既皆婚娶悉以田宅僮奴  
分遺之退居半山之間日登高臨深賦詩飲酒以為樂因自號  
半山君生于至元戊戌六月十二日卒于至正辛丑八月十一  
日春秋六十有四卒之日願謂諸子曰吾生承平晚遭離亂今  
得正而斃焉幸矣汝等其慎自勉其冬十一月庚申滕等奉柩  
合葬于里南夔山之原嗚呼海濱窮僻之地君以善行拔出乎  
流俗而諸子又能不沒其父名是宜銘之曰  
連江之濱東陽之溪有儒者族曾世其美曾君希聖克紹其先  
馴行恭謹恂恂不愆俎豆其鄉弦歌其里衆口一辭善譽滋起  
我行將北道止海隅君雖死矣寔見諸孤倉皇留銘為來者勸  
匪曾之私亦邑之憲

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劉公壙  
誌銘

公諱貞字廷翰號晦叟本彭城人其五世祖諫生昕皆以明  
經教授鄉里曾大父諱賢佐金末舉進士監支桃園屯戍軍馬  
糧草使始居益都遂為益都人妣張氏大父諱份萊州判官贈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妣丁氏贈彭城郡  
夫人父諱克誠累官南臺監察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河北等  
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軍護彭城郡公以奇節聞天下妣侯氏  
贈彭城郡夫人公魁碩負氣博覽經史善書明律試江西浙東  
西三道廉訪司書吏更蔭補都大庸田司知事掾江浙行省除  
兩浙運司知事辟南臺令史歷江浙行省檢校官平江路推官  
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擢南臺監察御史陞都事入拜監察御  
史改宣徽院判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海道都漕運萬戶浙東廉  
訪使時年幾七十數上書乞致仕不報拜江浙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尋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公慨然曰吾辛苦

四十年受國厚恩值時多艱報効戢也願老病若此其敢尸祿以曠官哉至正戊戌秋始決意辭去更號知止翁東絕江南踰嶺<sup>上</sup>居武夷山中明年盜犯閩閩乃走建寧又明年下延平沿流至閩縣之歸善里未逾月病革出手書以沒事囑家人條然而逝三日神色不愛公由將仕郎累官中奉大夫平生勵操清苦所至政譽旁溢中外稱良御史賢太守者必曰劉君劉君云公生于前至元己丑正月二十九日卒于至正辛丑六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是年七月十日權厝于雙溪里延祐寺之東原娶唐括氏繼丁氏先公卒俱贈彭城郡夫人唐括夫人生子一人曰時敏蚤卒以姪憲後女一人贅兩浙運司鮑郎場管勾能梓外孫男二人曰文煥江浙行宣政院照磨曰文始幼女一人適江浙行省照磨岳師訥嗚呼公生也無愧死也無憾雖當流離轉徙之餘克保爵壽以終其得于天者亦已厚矣書其槩

納諸壙中且為銘曰  
山之東岡之中吁始終名無窮

臨清御河運糧萬戶府經歷鄧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封敦武校尉臨清御河運糧萬戶府經歷南昌鄧君死于賊二十一年三月里人車允德間走至閩其子僉江西征行都元帥孔哲孫南臺監察御史仁傑始聞訃發喪呼號痛絕大夫士咸赴吊明日師泰亦往焉孔哲等若有所請而悲不能言也又明日藎允德來致其辭曰先君不幸遭罹禍患孔哲等抱痛終天不敢以衰經見先生幸哀而賜之銘師泰聞江右人久高鄧君行義今又辱與御史交遂不復辭按狀君諱德明字正甫別號梓林本安松里熊公隱之仲子其母蕭夫人有女弟事三磚鄧子美無嗣因鞠為子君既後鄧氏益治生產通有無更大其第宅聘名師教二庶弟既婚娶悉以鄧

氏田園歸之每歲暮必分遣子弟出粟以貸貧人及期無以償  
亦不較也四方賓客至者皆厚為之禮不給輒資之無不各慰  
其情鄉隣有鬪者得君一言即解去或有所覬則密出私財予  
之事已終不言江淮飢流民群聚率數百人橫行鄉村掠財物  
無顧忌居民往、逃避君為飲食善導之出境故君所居里獨  
無擾郡有武陽渡距城一舍江岸濶遠使者至遇風雨無所止  
息君白有司置傳江上且請身率先之未幾軍興他驛皆斷絕  
獨武陽不廢君之力也十四年汝穎賊犯豫章進逼城下民吏  
多奔潰君召孔哲及孫漢傑語之曰省治所在萬一失守江右  
其可保乎汝曹尚戮力盡忠以共王事于是急募兵得萬餘人  
分列東西兩岍以遏賊鋒逾月賊退復移兵佐叅政朶歹克復  
撫州建昌功上大司徒平章旌其門曰耆德忠義之門乃授孔  
哲敦武校尉義兵百戶漢傑忠翊校尉同知婺源州事君以孔

哲階上品封今官十八年四月淮寇乘暴漲復犯豫章翌日城  
陷省印失所在君力求得之即遣孫漢臣從馮叅政驥走撫州  
歸諸大司徒先是仁傑以誅詹天麒功為漳州推官尋擢江西  
行省都事奉詔諭豫章賊、聞仁傑且至殺君為間盡徙鄧氏  
一百五十餘口山南之潛江君曰自兵興來吾家起義八年三  
世受恩今吾年九十四矣尚忍不義而生乎遂不食死舟中君  
性沉毅不妄言笑平居無所好獨喜畜良馬觀池魚識者固已  
知其所負矣娶胡氏先十七年卒葬所居之南梅溪山子男六  
人曰用章曰用文曰用中曰用和以子仁傑官封儒林郎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右左司員外郎曰用卒曰孔哲即僉都元帥官  
武略將軍孫男一十六人曰漢傑即婺源州同知曰仁傑即御  
史官奉議大夫曰漢英進義副尉龍興路進賢院主簿曰漢臣  
曰顯進義校尉南康路建昌州判官曰漢忠忠顯校尉同知萍

鄉州事曰漢興漢廣並行省宣使曰漢臣樞密院宣使曰漢皓  
吉安路白鷺洲書院山長曰漢鼎曰漢輔曰漢霖曰漢東曰漢  
佐曾孫男一十一人公孫男五人孔哲等將以某年月日遷君  
柩與胡夫人合葬焉為之銘曰  
百年其身五世其仁御逸吾神漁樂吾真生德吾鄰死名吾賓  
羨魄忠緼江月山雲

袁隱君墓誌銘

長溪之西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袁順卿父貞而有文介而能  
通治身居鄉優游而有餘死且十二年矣予被召北還道過長  
溪方入舍館客有戎服來謁者壯士握刀列戟擁左右既升階  
即鞠躬帖、謙若下士乃知為江西泰政袁君天祿而隱君之  
第四子也明日至則禮益恭拱而前曰先君早弃諸孤葬雖久  
居大山長谷間未得名士鉅卿為之銘惟先生是望予謂子仗

義立功遂有顯爵而諸兄又皆出為世用推恩褒卹當不遠矣  
姑俟之銘未晚也又明日復至執里人黃寬狀俯伏再拜曰惟  
茲海濱幸辱過臨銘其不獲則重不孝矣予嘉泰政之能篤于  
其親也用不復辭按狀隱君諱邦寧世居柘陽里曾祖某祖世  
南歷官順昌縣尹初母于夫人無子聞洪源林氏先塋松上開  
花大如牡丹已而生三子眾异之夫人乃鞠其季為繼及長果  
個儻有氣節當至正丙子初能守其鄉邦雄贊埒封君生子曰  
陽臻則隱君父也隱君年少遭家不造出贅柳營陶氏克自樹  
立內治生產以約為豐外爬羅鉅細事無不解由是順昌遺業  
復大振矣隱君事發姑如事其母鄉鄰貧者必出粟以周之賢  
士來者必倒屣以迎之凡喪有不舉者悉為營葬焉屬時多艱  
牢盆失利奸民扇為私販因行標掠莫之誰何隱君居當經行  
處間頌族閭曰是不可以無備因使鄉人子弟習為兵得二千

餘人寇至輒敗去人咸稱隱君假令不死其才豈止排難解紛而已耶隱君生于至元壬寅二月十四日卒于至正辛卯三月十一日春秋五十以明年十一月某日葬眉洋之原陶氏端靜自衛理家教子井、有叙今有司旌其門曰貞節表母陶氏云子男五人長洋福寧州尹次汲文武德將軍海道僉都元帥次安文昭信校尉同知興化路事早卒次即天祿官中奉大夫次達文西白巡檢死于兵女一人適林受曾嗚呼隱君負才与行用不於其身而于其後之人可銘矣銘曰

器堅而良且潛其光水涯山巔時之机控行之戾契迺全其天欲弛而張將弱而強為國族先惟後用顯行賁郵典我銘匪愆故承直即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高君墓誌

銘

福建都元帥府經歷高君諱本祖字本祖世饒州安仁縣儒家

曾祖元素祖起宗父君嘉宋待補太學生母易氏君幼學于牧心楊先生穎悟有詩名言呐、若不能出諸口而行義推于鄉里早受知于疎齋盧公澹齋張公以御史薦將辟海北憲史廣東部使者知君賢羅致之君不忍遠違其親遂奉以行已而丁外艱扶柩歸葬哀毀跋涉幾不能生服除遷廣西從使者按行諸郡獄多平反會八柱科欽事覺諸史率以賊敗君獨無有憲使詰訴者曰何以無高書吏耶訴者頓首謝曰高書吏廉不敢以私囑、之則敗吾事由是臺憲益賢之既書考巡檢荔浦縣之南源砦辟帥府令史以嫌去調恭城縣之西嶺砦巡檢復以疾免改將仕佐即常德路照磨常德多官湖自監守以下各私其一謂之公例湖照磨所得當錢六千緡君不受悉以歸諸官日坐幕府閱故牘剖劇宿弊豪猾為之屏跡行省遂辟君掾未幾又辭歸創樓以奉母夫人蜀郡虞公題之曰春暉君有二寡



姊皆別築室居之且割田以資其養延師以教其子易夫人朝夕往來杯酒上壽怡愉醉即擁輿而還後除漳州路知事階將仕郎君以漳遠不欲去太夫人曰汝毋以我故重違君命也且二姊在足慰我心矣君既至凡事之不如令者悉更正之比及考改延平路知事未行丁內艱服除進承事郎天官南監場司令病不及行朝議以君嘗有德于漳也擢君為經歷士民聞之喜曰高君來吾屬安矣君為政一切務從寬簡會有詔減民租三分君以龍岩被兵久力請盡蠲今年租賦李志甫反南勝縣士蕭景茂罵賊死陳端才妻蔡不受汚自沉于河君悉上其事以旌異之海寇朱八任有仁出沒漳潮間潮吏來捕得之郡遣龍溪主簿方吉夫為衛北行君以事出郡監典任受賄緹賊反誣潮吏君嘆曰受賄緹賊何異賊耶白大府復械賊送潮人歌之會廷選守令擢文林郎汀州路清流縣尹時連城賊魏

梅壽聚眾剽掠勢方張君單騎直抵其壘賊聞高縣尹且至開門迎拜君反覆慰諭賊皆感泣不數日縣境帖然以功陞承直郎帥府經歷君執直不阿人莫敢干以私汀州賊何源林頑為亂君率兵萬餘人覆其巢穴乃大修鋒壘屯田積穀以實邊餉寬民征毗陵華玉以罪流上杭重賂權貴將求內徙陰持百金來見君叱絕之及君還汀州遮道請留不果為刻石頌之賊陳君信起仙游君復統兵往捕距賊不數里遙見賊方渡溪軍吏曰賊勢盛不可迫擊君怒罵曰汝欲挫吾士氣耶躍馬疾馳士卒大呼隨之賊皆披靡追至半舍擒其先鋒一百餘人得所掠財物婦女悉給其主翰林待制林泉生為撰平寇碑甚詳凱旋部使者率僚佐詣門勸酒勞君已而又出諭汀延復大曆戶七千二十六口二萬八千四百一君在軍久感瘴癘還至延平疾革或勸之歸君曰吾死於行吾事畢矣遂卒寔至正十二年九

月十九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別號本齋娶江氏生女四人長適戴鏞次適李某餘早卒以從子善繼為後君之未沒也嘗謂善繼曰我死必歸葬先塋側今死十年矣善繼間泣拜請曰屬時艱葬雖未克如志幸得先生銘以俟他日庶幾先君為不亾矣遂銘不辭銘曰

行之隆而位不崇才之豐而壽不充澤止于躬嗣繼其從有祿有功克保令終匪天夢以視君之逢

故朝散大夫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楊君墓誌

銘

君諱杰字子俊姓楊氏莫寧人曾祖某祖弘早卒贈奉議大夫莫寧路治中妣李氏贈正平縣君以守節旌其門父鉉江西廉訪司經歷年六十二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其事以君官贈朝散大夫同僉中政院事騎都尉弘農郡伯母龐氏弘農郡君

君有孝行侍父母不忍一日舍去年四十始出仕以儒貢闈憲史辟南臺察院書吏出官為福建元帥府照磨擢海北廉訪司知事丁外艱服闋改湖北陞山南經歷調廣西拜西臺監察御史遂僉海北憲君為史即有譽與同列李廷佐齊名其辟南臺從御史按行宣政院官吏贓鎮江萬戶審某不法人咸稱之在福建時以鞠獄有報及任海北守法不阿照磨劉某徇私干政君沮之劉恚數譖毀君及劉掾中臺君六年不調遂辭歸金陵以父母兄嫂喪俱在江南不得歸莫寧乃卜城南地叙葬之日課僮奴蒔竹種松若將終身焉既而御史劾劉贓污復起君任湖北會朝廷遣勅使行天下湖南北之司憲者多被罪君遠近見之勅使雅知君慰勞甚至及在山南憲監苛暴自恣好用大杖擊人君曰此不法非夙憲辭也始甚難之既則斂服一年而紀綱大振比遷廣西吏民擁道涕泣不忍君去廣西猺獠相扇

為愛通圍靜江城危甚君督帥將出戰賊遂遁後以御史將赴西臺值靈川與安賊梗咸勸君無遽行君曰吾無愧于心行復何起賊果追之知為君也皆散去既視事出按四川四川卒章和尚與憲監某有隙互相詆誣連逮百餘人君取構釁者置之法餘悉釋之二公赧服所至賊吏望風去聞海北命下遂上御史印就道之官一年慨然嘆曰吾父兄官止五品今杰出素望矣且年將七十其可不知止足哉遂謝政去比還湖湘賊則已陷武昌由宜陽至臨江則豫章圍又急乃道寧都入閩居閩中十年乃終嗚呼君不知幾者哉君平生清苦尚氣節歷官皆在夙紀門無私謁少頗嗜酒母夫人臨終執其手囑之曰汝名未立宜以酒為戒自是不飲酒者三十年娶白氏累贈弘農郡君子二人長忠松溪縣主簿辟福建行省掾史次德湖廣行省宣使君之兄二人長默蔭湖州錄事判官次熙累官御史臺都事

無子君以德後之孫八人曾孫一人君以十九年十二月六日卒于善化里之寓館享年七十有八以某年月日權厝于候官縣五里山之原又四年宣城貢師泰為之銘曰  
侃、楊君邦之司直有則有儀不矯不激執我矩矱以贊紀綱艾耆益恭維憲之望縣車雷陽散策海岫振、孫子左挈右顧天佑醅德克保令終我貽爾銘以誌幽宮

安仁縣太君蔡氏權厝誌

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番易朱文選母夫人蔡氏以至正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浦江之舍館越十日權厝于縣西之福泉山明年夏五余客海昌文選介其友紹興儒學錄李允以狀來請曰文選甚愚戇早喪吾父承夫人之訓游學南方至順三年因得以儒服事今上皇帝于桂林潛邸明年皇帝御極入見于明仁殿賜襲衣上尊恩寵甚渥後五年授忠顯校尉奉

州萬戶府千戶成歛未幾吾父諱可傳亦贈武德將軍泰州萬戶府千戶追封駙騎尉安仁縣子母封安仁縣太君願惟先父嘗得銘于武威余公今吾母死且暮未有一辭以刻不肖孤罪莫大焉日夜將走見先生以請而又迫于軍旅之事出則甲冑馳驅入則衰經號泣以是無須臾間先生甚幸不棄則吾母為不死而文選庶其有光耀矣按狀夫人諱貞節世居巢平之麟頭里宋虞官文煥曾孫女也大父叔廣以貲產雄鄉里父祥甫宋太學上舍釋褐母彭氏番陽縣丞伯皋孫女無子鍾愛夫人有求婚者輒沮之曰吾兒不以與庸衆人獨賢武德君而許妻之武德業儒家故貧父母又年老及夫人之婦悉屏華飾練衣布裳身任勤苦晝夜益治絲枲紡織用資不給遂使衣有餘帛食有餘肉而孝養之供賓祭之設靡不完好鮮潔克盡其禮矣武德卒夫人教諸子愈嚴凡有行非得請不敢專及文選在官

而夫人之訓猶不置遇食飲稍豐即止之曰獨不思汝父貧時乎汝不負吾言即老身安矣正至十二年春正月江東弗靖行省調兵鎮姑孰衆懼不敢行夫人舉酒酌之曰戮力圖報正在今日文選遂行越三月歛陷夫人携諸婦孫走匿山谷中數濱于死明年始迎養鎮所又明年行御史臺中丞摠兵江淮分遣擊賊于裕溪之更樓口踰月捷聞夫人喜曰果不負吾言矣又明年還歛冬十有二月城再陷夫人避遷錢唐將解舟文選追至溪許夫人望見曰汝幸不死尚欲顧家耶文選感泣還收散卒得二百七十人啣枚夜進大破賊衆十七年城又陷文選殊死戰不利率孤兵退駐建德以待援明年夏四月御史臺以婺州寇急調鎮浦江夫人以憂思成疾每進藥輒揮去曰吾年老遭世如此得善終足矣奚以藥為遂卒夫人生于宋咸淳壬申六月二十三日壽八十有七子男三人長文載金竹府儒學正

先夫人十年卒次即文送次文遂女亦異適番陽劉毅遠孫男  
必明必強女德嫺適某平蔡烜孫夫人從孫也銘曰  
有碩蔡宗番里之雄廼生夫人婉々德容既歸朱門益順以恭  
縞衣綦巾易約為豐相夫以孝訓子以忠々孝之食是封大邑  
象服魚軒命自天錫白髮迎養逢時孔棘眉壽令終墓則有刻  
婉彼彤管永作母則

故張母夫人權厝誌

至正丁酉夏六月十日甲辰宣州張公亮母夫人卒于杭州之  
新莊橋里既藁殯于西湖雷峰之下二年矣公亮一日走予海  
寧寓舍泣拜請曰不肖孤賴先人之訓以文學教授蘇之常熟  
因吏浙西憲府苟薄祿以為養及迎吾母至三月而宣州陷又  
一年而杭受兵憂惶驚懼遂以成疾而卒日夜思念四郊多壘  
而雷峰之殯且不妥將以今年秋八月某日權厝于慈南嶺之

安福山先生幸哀而誌焉惟某先太夫人為公亮從姑公亮則  
予弟也誌其敢辭乎夫人本姓魏氏諱德媛宋叅政敏肅公良  
臣之七世孫父諱愿固初為軍資庫使母史氏昇大族庫使與  
郡人寧國縣尹胡君々用同為庫職夫人方五歲胡夫人鄭氏  
見而愛之養為己女遂姓胡氏及筭縣尹君謂夫人令德宜得  
賢配時郡士張君允恭有俊譽遂歸之張氏世居河東自武德  
大夫立扈宋來居宣城之經武里其子澤之仕至觀察使君其  
五世孫也夫人貌端而溫言簡而文性靜而通喜讀書目數過  
即不忘而於織紉組紃之事尤極工巧家有長姑早寡夫人遇  
之甚謹事無大小悉聽處置終其身無間言張氏族貧有散居  
城西廡墓者遇陰雨風雪夫人輒盛額不棄顧婢子曰某當寒  
某當飢柰何即遣蒼頭致繒絮糗糒需其返問無恙始怡然食  
飲由是宗鄙多德之夫人生于貴族長于富室而聘于儒家無

豪髮各驕氣婦道毋儀雍、如也今雖不幸不得即葬先壠猶幸得免鄉閭之禍以安靈于湖山間豈非天于善人固有以相之歟夫人生于至元癸未二月二十八日壽七十有五子二人長即公亮娶同郡湯氏繼番禺余氏江浙儒學提舉諱謙之女次相生早卒女二人長淑英適溧水史疇次道瑩庶生凌之如已出適南陵秦偲早卒孫男五人林某某某女一人正適予兄江陰州尹次子本之銘曰

吁嗟夫人敏肅之孫柔靜且惠克配德門既宜其家遂及諸昆恤我宗戚亦莫不均在母則慈在婦則孝曰賓而筵曰祭而芼中壺之懿小大是效書之琬琰可作母教子婦孫女白髮來迎眉壽令終于杭之城慈雲權厝式昭茲銘尚俟底平以歸先塋

朱夫人韓氏墓誌銘

夫人姓韓氏諱妙靜故宋魏罔忠獻王四世孫應曾始扈蹕南

來居于越子孫散處城邑其在山陰柘林者族尤盛夫人之所出也曾大父巨源江西提刑大父友諒漕試解元父淵三江鹽司管勾夫人生有淑質性專靜不樂華靡善事父母遇有疾湯藥必親嘗乃進處兄弟十數大中各盡禮意父母尤鍾愛之里中朱氏亦令族有子善學負俊材謹于擇配夫人歸之即今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居仁也夫人年甫十九舅姑皆已早卒獨生母王氏在夫人晨夕侍養不少懈補紉浣濯皆身為之而王母于夫人篤愛亦至焉夫人以不及養姑舅每春秋祭祀必哭泣灌奠盡哀乃已或饋之蔬菓時饌亦先薦進然後敢食王母歿夫人治家益勤于親族婚喪慶吊禮行甚謹然未嘗輒自往嘗泛即中官錢唐姑蘓親戚或載酒饌請遊湖山間夫人終不一出曰游觀非婦人事也平居好施遇陰雨風雪隣里有不給者即遣蒼頭束薪負米往遺之孤嫗無歸者養之終

其身夫人嫁時得公田二十畝其後韓氏貧悉以歸其兄弟晨  
 起坐堂上誦佛書數過飯止蔬笋日中問一肉食其于利汨如  
 也即中堂笑語夫人吾仕久益貧奈何夫人正色曰商賈趨利  
 以求富君子學道以立身君能潔已治人貧庸何傷即中感其  
 言所至行益力名益著夫人蓋不為無助矣即中多仕遠方夫  
 人教諸子甚嚴雖隆暑不冠帶不許見聘名師程課之早暮不  
 少休宗族內外二百餘人斬一有序一不率教則眾讓之致無  
 少長皆敬憚夫人至正丁亥秋感憂疾久不差隣里亦為禱明  
 年正月疾革頌諸子曰吾為朱門婦三十餘年雖不能大興而  
 家幸不累而父清白我死矣為我謝而父尚善保之語畢而逝  
 寔十有三日也夫人生于大德四年七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九  
 子男六人克恭克寬克信克惠夫人出也庶二人克敏燕京奴  
 孫男三人童童觀童畿孫訃至京師即中於時從事中書省適

使南方大臣聞其喪出錢千緡為贈明年即中以工部八作司  
 提舉始贈宜人且謂夫人有德于我家葬必得善地我親視其  
 窆乃可窆十八年秋克信以罔子生為朝官奉詔祠神海上既  
 事與其兄克恭謀曰吾父長幕府閩省事重歸未期又亂離若  
 若其可使吾母久于藁殯乎乃卜地濠湖之濱瑣山之麓將請  
 命即中以今年冬十二月某日葬焉前期來乞鑄克信肄業成  
 均予為司業而即中又予契也銘其可辭銘曰

有碩韓宗維相之別世著令德遂望於越夫人之生有德有儀  
 歸于朱門君子是宜溫其恭翼其敬為父則式為母則訓  
 孝于王母養不及姑哀號灌奠終始弗渝淡泊之甘華飾之屏  
 游觀絕迢防範維謹睦嫺郵族賑急周貧施于內外其心孔仁  
 教子有方相夫有道東海之濱甬則甬微甬則甬效錫之寵光  
 况其後人孰敢与京瑣山萃止濠水滙止勒銘墓門永千百祀

徐母葉氏墓誌銘

平江路儒學正上虞徐昭文喪其父松江府判官諱有傳之五年為至正乙酉月在戊寅日直壬子生母葉氏卒又明年九月壬寅葬于縣之永豐鄉河墩之原既葬十有三年矣以予使過其里泣拜請曰吾母越州人生于至元丁亥正月朔日事吾父四十年恭慎勤儉將事而敏處眾而和庶其無愧矣先生其幸銘焉予嘗與松江君同掾江浙行中書省又交昭文久知其言行之可信也故不辭為之銘曰  
母以子顯子以母賢生未酬也死有待焉嗚呼其然不爽不愆將永其傳

贈天台郡君王墓誌銘

至正十七年春二月七日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天台劉仁本母夫人王氏以疾卒既卒之明年冬十一月丙申葬于

居里委羽山之原又明年仁本請於朝得封父享奉訓大夫中書禮部郎中母王氏贈天台郡君其冬師泰奉詔轉漕閩廣道過舜江仁本伏謁泣請曰仁本不肖幸選于鄉吏于部使者累遷行省幕府以承郵典皆夫人教訓之及也先生世掌太史能不少留為吾母銘乎仁本言若此其復何辭夫人諱可道世為天台人祖某故不仕父搆昌國州都目夫人生有淑賢善事父母年二十六嬪于禮部君本仙居郭正肅公再從孫因出為舅氏樂清劉長卿後遂居縣之大球里夫人來時禮部君父母皆歿獨大父朝請公在年過九十治家嚴甚夫人痛傷不及養舅姑晨昏奉朝請尤謹庖爨浣濯皆躬為之每侍食左右食已乃退一日居里灾夫人倉惶掖朝請避遷別業別業去居第數百步夫人日往來省候不少懈朝請公嘗曰新婦孝順我無以報願新婦生賢子如孝我足矣朝請死夫人哀毀盡禮服除



禮部君辟吏黃岩持法平州人愛之而君亦愛州之山水深秀始築室居焉及尹累調衢處轉攢浦鹽司典史夫人獨留家治壺事日夕課諸子讀書率群婢紡績至夜分犹不已身衣練素諸子既長犹不得服華靡仁本吏閩時嘗積俸錢歸遺夫人夫人即以予宗族隣里之貧者其勤儉好施蓋出天性云夫人嚴而有容靜而有識事上使下咸得其情故鄉里賢夫人如出一口至正間州數被兵時夫人居山谷中子婦俱從怡愉色養若罔聞知及事平出居新第竟以壽終嗚呼天于夫人亦已厚矣夫人生於至元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春秋七十有四子男四人長即仁本次桀温州路永嘉縣丞次斌台州路儒學教授次章處州路松陽縣尉孫男六人鼎慶元路儒學正標臨海縣儒學教諭常方舉茂才所燠尚幼女九人煥如適王公寬溫如適林公存皆士族餘未行銘曰

坎之容封之隆為夫人之宮表有式訓有則為夫人之德不僭不忒委羽冒、請視銘刻

李夫人茅氏墓誌銘

浙以東著姓在慈溪曰茅省元家在餘姚曰李提刑家省元諸孫僖生女淨貞笄聞提刑九世孫今翰林應奉庫孫冠而賢遂以歸焉既歸而孝于舅姑順于夫子睦於宗族宜於家人及舅姑歿能哭泣盡哀葬祭盡禮益相其夫以有名教教其子以克樹立而諸女之嫁又稱其家不使習於華靡故內外無大小皆曰賢夫人賢夫人云寬而有制靜而有常綜理家政秩然就緒應奉雅好客夫人治供饋無僂容其遇妾媵未嘗見疾聲暴氣而人自畏愛之至於織紉組繡亦無不精緻父母家距居室幾六十里日遣子弟奉甘旨候起居以終其身夫人為女為婦居而大家咸盡其道故鄉里言閨門者皆取法矣夫人生之年戊

成五月十日卒之年癸巳十月廿四日也春秋五十有六子一人伯顏以武功同知奉化州事女四人長季恒適茅備次季和適茅備早世次季祥適茅雋皆夫人族次文琰出為朱氏女次夫人姊家也孫五人明德慈溪縣尉明誠舉茂才份僮皆幼女一人伯顏將以某年月日遷夫人柩葬于縣之石臺鄉黃嶼山之原願惟祿不及養抱痛終天聞予過四明謹遣其子明德執爇人迺顏狀來請銘予讀之有足徵者遂不辭而為之銘曰德之恒兮儀之章兮族則昌兮媿則良矣嗣彌光兮坎其藏兮死不亾兮

婺源程夫人墓碣銘

婺源程夫人李氏生七十六年而卒二年而葬于里之爐源魚墩葬二十二年為至正辛丑歲其孫致和避地建寧聞予以使留三山乘小舟西下執其鄉先生胡初翁所為狀來請曰致

和祖母故宋潭州通判杲平果堂先生之季女內附後先生隱不仕嘗過吾里見先祖旅舍中与之論學而知其造詣也許以夫人事焉先祖諱良金字玉淵夫人既歸養舅姑以孝遇姻族以禮處內外以和相夫教子克勤以順年三十生二子四女長即先君先君諱萬警甫十三歲而吾祖歿諸姑孑然在髫稚中門戶單薄賴夫人以克樹立使程氏子孫有田可畊有屋可庠知誦詩讀書以不愛于他業者皆夫人賜也夫人晚年尤好施予見隣里飢餓廢疾者輒戚不樂必思有以濟之乃已歲旱父老徧禱不應眾請具夫人姓名祝告之果大雨今吾里不幸陷于賊而致和又流散至此不得以時展省墳墓顧思吾祖母恩德寔痛于心願先生誌而銘之俟時清寧將歸刻諸墓焉致和善學而敦行予與其從父禮部員外郎文為通家友而江東所值患難又相同聞斯言也能不惕然為之興感乎遂銘不辭

銘曰

番李季女子程之從於母有儀於婦有容副笄童童執奠于宗  
盛年而發眉壽而終維南孫子孝思無窮既坎既封亦拱其松  
列銘墓道庶永休風

甌寧縣太君彭氏墓誌銘

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周浩母甌寧縣太君彭氏既歿之  
七年為至正壬寅其春三月浩自南甸來之官謁予城西寓館  
泣拜請曰浩無似幸以推擇為真國公府掾轉御史臺出官照  
磨檢校中書待罪御史遂來僉閩憲獲以恩封吾父江西理問  
知事為奉議大夫宣徽院判官驍騎尉甌寧縣子母宜人進封  
甌寧縣太君命將下而太君以疾卒于豫章之官舍今吾父康  
強壽考得迎以就養而祿乃不逮吾母每抱痛長號五內為之  
摧裂仁人君子聞之宜必惻然有以動乎其中者矣惟是墓石

未刻先生幸辱賜之銘則豈徒吾母淵德懿範不遂泯滅而浩  
不孝之罪亦庶其少逭乎按狀太君諱妙壽庐陵安成望族其  
先有以節孝旌門者至今里中稱旌表彭氏父諱某有隱德母  
易氏生二女一男太君氣長性愉婉貞靜善女工彭君嘗曰吾  
女當得佳婿不以妻凡子或稱同郡周君恒才行之美彭君謂  
然遂歸周氏時姑劉宜人孀居已三十年太君事之克盡婦道  
晨夕起居不少怠飲饌必親調乃進尤善承候顏色以順適其  
意宜人長子毅既仕有祿食數遣子弟來迎宜人安太君卒不  
果往後以壽終太君哀痛過甚得疾幾不能生故鄉鄙謂太君  
猶有彭節孝遺風焉太君卒居待宗族姻黨以禮遇僕隸媵妾  
以息親疎輕重各適其當故內外為之譽若出一口初彭隱君  
歿家甚貧弟妹咸仰給太君及易氏卒喪葬悉不資諸弟中年  
喜佛書意若有所領悟遂長齋屏魚肉太君年三十即苦心疾

徧餌善藥不効每發輒劇然卒未嘗就枕尤善書計居家治生  
井有條緒及冠陷其鄉太君倉卒逃避必與孫模居常謂婦  
歐易氏曰承周氏祀者在此孫死不可相棄也後二年浩來陶  
中亟往迎太君太君曰吾老矣且聞陶南山險灘峻道復多梗  
今病若此其能遠涉乎未幾太君果卒太君生于大德丁酉某  
月日卒于至正丁酉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某  
山之原子男四人曰浩曰澄太君出也曰潤曰法佑庶出也太  
君撫之一如已出女二長適劉奎次適尹武授孫二人曰模曰  
某曾孫女一人予向在京師與浩居相通故交甚密至正中承  
乏御史則浩方掾臺府故相知為特深於其請義不得辭銘曰  
猥偷狂奔楚氣黑閭里稚羞顛以陪夫君相里邦之式有子司  
憲正南罔令儀婉婉閨壺則歐封啓土自天錫魚軒企望朝靡  
夕黼嬰胡為照電窅匡山可摧石可泐子孫繩之食世德謂子

不信視茲刻

龍泉縣君潘氏墓誌銘

故中順大夫新州知州林君之配龍泉縣君潘氏諱妙真處之  
麗水人也曾祖恕宋平江府吳江縣丞祖應發宗鄉貢進士父  
弼將仕郎廣東廉訪司照磨母何氏縣君幼專靜能誦小學四  
書詩禮記及諸女史年十六歸于新州新州諱定老字君則故  
仕族與潘世為姻家入罔朝中微潘氏獨富盛新州斃然孤立  
克自力于學照磨君深器之欲以縣君妻焉相鄙咸言縣君生  
富家習華麗恐不能安其貧及歸林氏即屏紈綺服練素躬治  
絲菜麻布事大姑周夫人姑徐夫人朝夕執餽餼唯謹二姑並  
愛重之徐夫人晚苦足疾每起居必親抱持殆病革縣君焚香  
默禱割股作肉糜以進翌日遂愈及徐夫人卒事周夫人尤篤  
夫人性嚴毅縣君左右承順無不曲盡其意夫人嘗語人曰林

氏家衰久矣得新婦賢又多男子林氏其將復興乎鄉里親戚  
聞潘氏名亦往之指為閨門法周夫人年八十二終將葬縣君  
夢神人示之兆卜果吉其禮親舊無間貧富撫僕隸務盡恩信  
諸子侍前每援引古今人物高下教以立身大節少有過力責  
不貸尤通醫書家人遇小疾輒自劑善藥療之平居極儉薄每  
得珍菓佳饌必以祭徧分家人然後食治家嚴而有法新州得  
專志學問無內顧憂者寔縣君相之也新州登辛酉進士第同  
知奉化州以恩封宜人再授興化府判以階五品得今封後官  
新州階四品當進郡封會新州卒不果請其在蒲陽時媪有售  
珥珠者家人請市之縣君曰此珠直當府判數月俸家本儒素  
惡用此為且非所以示子孫也新州歿後子誠祖以蔭補彬祖  
以進士舉先後入官咸迎縣君養遇飲食過豐輒不樂常戒之  
曰汝能勵志清苦雖蔬食飲水吾樂也至正十年正月左赫忽

患末疾六月二十三日遂不起縣君生於至元壬午正月十二  
日至是享年七十子男四人瑞早卒次誠祖茂任即建寧路松  
溪縣尹次彬祖茂任即池州路青陽縣尹次似祖鄉貢進士弟  
一人以恩授霽州路儒學正卒孫男十一人公慶鄉貢進士浙  
東廉訪司書吏次公興公潛公縉公庠公賈公廉公緩公異公  
贊公實女八人曾孫男五人文昭文暉文溫文照文昌女四人  
誠祖等以其年八月庚子奉縣君柩合葬于麗水縣元和鄉大  
杉茭洋新州君之墓既葬之十一年彬祖至閩以新州門人行  
樞密院經歷劉基狀來謁銘師泰惟新州領甲寅鄉荐時先文  
靖公實為考官及彬祖之舉師泰又表列校文於林氏有再世  
之契且劉君之言信而可徵是宜銘之曰  
括蒼之望曰林与潘有淋女其德孔閒來歸于林克順克惠  
克孝于姑克昌厥裔相其夫子以有令名擢第錫爵卒守專城

龍泉疏封寔為大縣被服之華式光主奠有子鼎峙各獻甬能  
父澤是繼世科是承魚軒就養綵服先後白髮希年適介眉壽  
鄉鄰之訓閨壺之模母儀婦道綽有令譽大杉之麓封若堂芥  
茂甬松柏以永千古

表 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飛騎尉天台縣男張君墓

至正十九年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啓原父贈  
湖省都事德亨加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飛騎尉天台縣男  
母宜人黃氏加封天台縣君啓原以予之過郵也迎謁泣請曰  
昔先君之卒嘗得銘于江浙行省叅政周公伯琦時未有贈今  
以啓原官再被光寵于不肖孤榮幸極矣惟墓有表寔先生是  
望君字伯通台之黃岩安寧里人本陳姓以父命為張申甫公  
後母徐氏君幼聰敏動止異常見教之書即能解意時鄉先生

栖筠鄭公教授馬氏義塾君泛之游益自力學及試吏持法平  
未幾即弃去先公性嚴毅少不合意輒瞑目不語君惴惴立左  
右候少解進食已廼敢食母夫人疾晝夜侍粥藥衣垢生蟻虱  
不解帶日課僮奴治產業久而家漸饒厚遺二妹無所斬遇寡  
姊尤謹其子女既長皆為之嫁娶焉宗戚隣里有貧者輒周之  
婚葬不給者輒助之急人雖雖蹈水火不顧距城東二十里飛  
鳧鄉有山曰西山溪谷深秀水泉甘美嘉花香草紛披岷鄂君  
過而愛之及先公先夫人歿遠卜葬于其下且別寤其傍晚更  
築室居之教諸孫讀書鑿田治圃優游自適足跡不入城府者  
十年至正十五年十有二月初七日以疾卒越十有四日壬申  
即其寤祔焉君生于大德五年閏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  
九子二人長即啓原負材善謀方以功名顯次啓完台州路儒  
學錄女一人許嫁黃岩州儒學正余閻孫二人公侃山陰縣儒

學教諭公個幼女一人嗚呼君子之施德于人也不報于其身  
則在其子孫今兵部君生雖不耀而以子官獲承休命豈偶然  
也樹表墓門以彰厥美宜哉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十終







